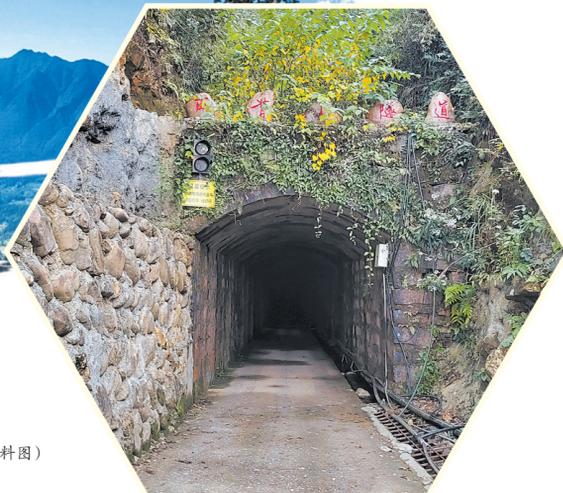




▲道任俯瞰西南群山(资料图)



►冈背山隧道(资料图)

# 道任,青山不墨千秋画

黄春平



初冬时节,道任有约。

炎陵县党史联络组、炎帝文化研究会一行,驱车从县城出发,沿着106国道一路南行43公里,在中村瑶族乡梅岗村左拐,再上山行驶十来分钟就到了道任村三角坪小广场。

小广场上,道任村插牌分田、冈背山隧道、高山水果、龙潭瀑布、世界最大野生华桑树、现代“愚公”过德生……一幅幅宣传画映入眼帘,令我们心驰神往想要一探究竟。

## (一)

道任位于中村瑶族乡东北部,村域面积19.28平方公里,下辖7个村民小组。民国时期,道任隶属保定乡。1949年、1953年先后归属邵阳县三区及六区。1958年、1984年,先后设道任大队、道任村,隶属中村人民公社、中村乡(2015年更名为中村瑶族乡)。

1958年前,在炎陵县是找不到道任这个地名的。道任原来叫倒堰,在当地手抄手写的族谱之类的史书和政府的文书上只有倒堰而没有道任。“堰”左土右盈,乃生僻异体字,后来从乡到村都觉得字既难写又难认,于是1958年村人合计就取其谐音,将倒堰改写为道任了,并且对清一色讲客家方言的道任人来说,倒堰与道任读音是一模一样的。于是,道任之名沿用至今。

然而,将倒堰写作道任却违背了因地形地貌的命名传统和历史渊源。据《中国地名通名集解》,“堰”字含义主要有两个,一是指山脊或山梗上的坪地,二是指烟雾蒙蒙的地区。远观道任全境,这里确实像一块倒扣的坪地,且随着天气的变换不时被浓雾笼罩,煞是好看。故此,将倒堰写作道任只是取其读音,而违背了地名命名的本来意思。

总体上来说,道任坐东南朝西北,村民的建房大致也是这个朝向,西北可望与安仁搭界的金紫峰,西南可远眺涑水河特大桥,右方则是南北走向绵延三十里的冈背山。冈背山,又名江背山,峰背山。冈背山西边有画眉垄溪,山峰处在画眉垄溪东面,山民们感觉其在溪水背后,客家人还习惯把山溪叫做“江”,山峰便得名“江背山”。同时,因客家人“江”“冈”都读作“gang”音,“冈”又有山岭、山峰的意思,后人便将“江背山”写作了“冈背山”。再就是,冈背山还与雷仙寺东西相望,且雷仙寺外墙为红色,古人便将冈背山叫做“红背山”。同治版《邵阳县志》载:“红背山,县南八十里。”

道任南北方向有两条水系。北边是画眉垄溪,发源于海拔1590.4米的滕陇山,一路顺着山谷向北流淌,流域覆盖道任村东北部,注入泥水河(下村河)后,与策源河汇合,成为炎陵第一大河流河溪水的支流;南边的白米石溪,发源于海拔1305米的顶仙南面山,七拐八弯注入罗浮江后,再与龙潭河相拥,成为炎陵县第二大河斜滩水的支流。

道任是一块红色热土,被誉为中国土地革命第一村。1928年3月中旬,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来

到中村,毛泽东在这里亲自动员和领导了以插竹牌标识“户主姓名、田土位置、界别和面积”为主要形式的“打土豪、分田地”革命斗争。

中村插牌分田运动,首先在今道任村的上道任、松山下组开展试点,之后在全村推开。是时,道任有280多亩水田,大土豪钟伦元占了250多亩。打倒土豪后,道任人均分得水田1.2亩。道任试点成功后,这种土地重分的“烈火”迅速燃遍了整个中村乡,并为井冈山根据地大规模开展土地分配以及《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的制定、颁布和实施奠定了实践经验和理论依据。

## (二)

道任有红的底色,是奋斗者的舞台。

这里大多数土地处在隆起的山坡上,属于中间凸起、两侧凹陷的地势,虽然有南北两条水系,但溪水却从两侧低洼的山沟里流走了,再丰沛的溪水也流不上“上”道任的田地里。因此,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地方。

早来思水,穷则思变。1966年1月,以灌溉为主的白米石小二型水库竣工蓄水;1990年4月,历时近30年人工开凿的冈背山隧道贯通引水。“十年九旱”的山地,终于变成旱涝保收的良田沃土。

从1975年开始,先后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17个年头的郭名松,回想起白米石水库、冈背山隧道的建设不禁潸然泪下:“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年代,水库、隧道是乡村组织劳动力用蛮力掘出的、用生命换来的呀!”村民们更忘不了,为打通冈背山隧道,与道任人一并奋战了11个春秋的“现代愚公”过德生。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中村公社道任、梅岗、心田3个大队为引入冈背山东面的溪水灌溉,曾先后请来4省、7县的13支工程队,历时9年凿山挖洞,然而总共只凿进78米就都鸣金收兵了。

1980年初,在湘东颇有名气的攸县石匠过德生被请到邵阳县中村乡,与道任、梅岗等村签订合同立下誓言:“只要我的老命在,隧洞一定要凿穿。”从那时起,老过带着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孙子、外孙等共22人的“家庭工程队”,在荒凉的山坡上安营扎寨,与道任村民拉开了开山凿石的序幕,演绎了一幕当代愚公移山的精彩剧目。

过德生一家年复一年,熬寒冬、战酷暑,在江背山与坚硬的花岗岩较量。他们没有现代的凿山设备,全凭钢钎、铁锤与一双手。一锤砸下,钢钎下的花岗岩只现出淡淡的白印,连砸几锤,才有星星点点的碎粉末。岩缝渗水,他们只能在积水作业;没有排风设备,炮响之后,洞内硝烟弥漫,呼吸困难;发电照明缺柴油,他们只好点着马灯;能见度差,谁也不敢手握钢钎,过德生只好自己掌灯,叫孩子们打锤。在他手上,一天不知换了多少锤,经常伤痕累累。在4000多个日日夜夜里,过德生的“家庭工程队”坚持凿山不止,共打磨掉钢钎10多吨、大锤50多个。“过得硬”,成为道任人对过德生的尊称。

1990年4月8日,长999米的穿山石洞,终于把东山的溪水引到了西山,哗哗地流进了2800多亩干涸的土地里,连

同附近几个村的世代梦想终于成真。紧接着,村里又组织人员奋战6年,将石洞拓宽升高凿平,扩建至2.5米宽、3米高,既能通水又能过车的两用隧道。从此,昔日靠人力爬山过坳才能运出的竹木和农特产品终于可以坐车出山了。

## (三)

青翠的山,清澈的水,湛蓝的天,是道任最诗意的色彩。

森林覆盖率超过95%的道任,分布着大量野生红豆杉、华桑、银杏、红枫群落,堪称天然的植物公园。在村后海拔1100多米的天然阔叶里,生长有一株树胸径3.3米、高25米,树龄超过500年且枝繁叶茂的古华桑。湖南省蚕桑科学研究所专家经过实地考察,确认这株古华桑为野生华桑,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一株桑树。这株挂牌保护编号为001的古华桑树已“儿女成群”,好不热闹。在周边50米范围内,还生长有6株百年以上的华桑和许多中小径级的华桑,总数超过100株。

在村道旁,一个小型的银杏公园更是吸引了外人的目光。在不到30平方米的土地上,近30株银杏树簇拥成群,郁郁葱葱,形成了“多代同堂”的奇特景观。最大一株银杏树胸径有70厘米,12厘米以上的银杏有18株。奇巧的是,这株银杏叶茂的银杏,盘根错节,根根相连,全部共生在似龙鳞瓜瓜的巨大树根上。银杏树下建有一简陋的青砖小庙,香火颇旺,显得神秘莫测。居住在此树不远处的一位入甸老人介绍,在当地吴、郭、邓、彭等几大姓氏居民移居到道任之前,这株银杏树就有了。至今他们在这里已经生息繁衍了近20代。

在炎陵,银杏树亦叫白果树。道任人说起这白果树,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有一年,距道任百余里的邻县资兴来了一位白衣公子,优雅潇洒,风度翩翩,且有妙手回春之能。引得当地大姑娘小媳妇都对他仰慕倾心。而当地人问起这位白衣公子的身世,他却闪烁其词,只说是道任白姓人家。资兴人到道任查访,却发现这里并无白姓人家。道任人联想到白果树近两年突然不结果实,便猜想资兴的白衣公子为白果树精所变。于是大家在银杏树下修建了一座小庙,将白果树精镇住于此,每逢年节以香火奉祀。此后,每到秋天,白果树又结出了累累果实,为当地村民带来丰厚的收入,村民从此安居乐业。

山不在高,有水则灵。冈背山后面有一个名叫冈背山的自然村,是道任唯一与水相伴的村庄,村人祖祖辈辈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原始生活。而如今,穿过千米隧道,眼前豁然开朗,只见古木高耸,溪水潺潺,阡陌交通,屋舍俨然,炊烟缭绕,鸡犬相闻,大有“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的意境。陶渊明要是活在当下该有多羡慕呀!

进入新时代,道任人看中了家乡资源禀赋,引导村民发展炎陵黄桃、黄金奈李、猕猴桃等高山水果,组织开发龙潭瀑布溯溪探险、冈背山隧道忆苦思甜、白米石水库垂钓、古木古树观光、插牌分田传统教育、民宿休闲避暑等旅游项目,变资源优势为财源优势。如今,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村民也越来越富裕。



白米石水库。黄春平 摄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zzrbsg@163.com

## 记事本

# 毛仔叔

武开龙

毛仔大概长我两岁,和我家是表亲,按字辈我该叫他一声叔。可在小孩的眼中只有高低之别,没有字辈之分。因为他没我高,所以我一直叫他毛仔,后来被母亲狠狠骂了一顿,才在“毛仔”后面加了一个“叔”,叫他“毛仔叔”。

毛仔叔是他爹的老来子,他娘的心头肉。家里虽然穷得叮当响,但舍不得他被太阳晒着,让雨水淋着;上山怕蛇给咬了,下地怕虫给伤了。在家里,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有着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

毛仔叔个子瘦小、背微驼,整天房前屋后抓抓青娃,掏掏鸟窝,无所事事。他没读几册书,十五六岁就沉迷牌桌。据说,毛仔叔一上牌桌可以不吃不喝、整日整夜地干。牌桌上唯一不能缺少的是烟卷,他的手指熏得焦黄,双颊熏成了腊肉。他焦枯的头发上常常落满了烟灰,衣服裤子上除了烟灰,还留下了许多圆圆的小洞。

毛仔叔一旦手捧牌牌,神情就会很专注,即使天大的事也无暇顾及。那年,毛仔叔的父亲突然去世了,报丧的人好不容易寻到毛仔叔,把消息告诉他,拿掉他手上的牌,要他立马回家。毛仔叔却不慌不忙,瞄了一眼报丧人,又指了指桌上剩下的几元零钱,重新捡起牌,板着脸道:“人死不能复生,莫急,等我打完这儿再把牌回家。”当真,毛仔叔又继续打了几圈,直到牌友们都过意不去了,纷纷弃牌而去,他才悻悻地回家……

父亲死后,毛仔叔更是自由了,他的日子除了在床上度过就是在牌桌上挥霍。说来奇怪,有一天,毛仔叔似乎突然醒悟,不睡懒觉也不打牌,大清早从集市上买来了扁担和箩筐,连他母亲都看傻了。原来,左邻右舍实在看不过下这孤儿寡母潦倒的生活,都为他们出谋划策,最终觉得毛仔叔适合走村串户卖米粉。一来米粉需求量大,不愁销路;二来将米粉换成钞票,担子越来越轻,不耗体力,虽然赚不了很多,但母子俩的生活费完全可以解决,适合毛仔叔干。这一次,毛仔叔听进了大家的劝告,他决心好好干一场,争取一年能存上千块钱。

毛仔叔贩卖米粉的生意很火,不到两个月就存了三四百块钱。这让他高兴坏了,腰板挺直了许多,铁青色的脸上也有了笑意,与人打招呼还会递上一支香烟。加上一活动,身子骨似乎也结实了不少。

毛仔叔将赚来的钱全揣在口袋里,有事没事就掏

出来数一数。尤其是看到大姑娘小媳妇的时候,他就凑上前,将米粉挑子一摆,把扁担架在箩筐上,提一提裤腿,侧身坐在扁担上,翘起二郎腿,点上一支烟,慢慢从胸前的口袋里将钞票掏出来。他的钞票叠得很整齐,用皮筋扎着,从一毛到百元,顺序一点都不会乱。

此时,毛仔叔将右手掏出的钱交到左手,“啪、啪……”很随意地拍两下,然后把右手的食指在嘴巴里碾一下,沾上口水,认真地数起来。数到兴起,他突然将头一扬,将拿钱的手一挥,大声嚷道:“别说话,别说话!弄得我又数错了!”顿时,大伙都“咯咯”地笑了起来,毛仔叔却不笑,他又数了一遍。最后还要拿着仅有的一张百元大钞,眯着眼睛对着太阳照半天,才暗自点头,又复又将钞票用皮筋扎好,放进胸前的口袋里,拍拍胸,再慢悠悠地挑着米粉担子吆喝:“卖米粉啊,卖米粉啊!”眼神却始终游移在那些女人身上……

大概存上了一千来块钱,毛仔叔就没有以前那么勤快了。起初是晚出早归,接下来就是整天天地躺在牌桌前观战,最终还是忍不住,干脆亲自披挂上阵……

一天上午,毛仔叔的娘看毛仔还没起床,就嚷着:“崽地,半晌了,咋还不出门?”闷在被子里的毛仔叔瓮声瓮气地答道:“去什么去?箩筐和扁担都没了。”原来,他的劳动工具都抵押给牌友了。

不久,毛仔叔的娘去世了,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祸不单行,大约半年后,毛仔叔的眼睛又出了毛病,没钱医治,几天就看不见光了。一个无依无靠的瞎子,守着两间摇摇欲坠的房子,艰难地过着日子,他理所当然地成了低保户,真是可怜。

那年春节,毛仔叔来我家拜年。因为眼睛看不见,天气又不太好,他只能整天坐在火炉旁。也许是习惯了独处,毛仔叔一直不停地抽着烟,一句话也不说。我试图和他聊几句,他也只是“嗯”“哦”地回应一声。我感觉我们之间走进了毛仔叔的世界里,他已经把自己装进了一个封闭的套子,用自己的方式来淡出大家的视线。

慢慢地,大家都很少提及毛仔叔。我偶尔有过一两次想去探望他的想法,可总是阴差阳错没能实现。有一年中元节,我正在神龛前上香,有人托口信说毛仔叔叔死了,我的心一怔,有种说不出的难受。转而我又为他庆幸——毛仔叔一家终于又团圆了!

## 旧事

# 书桌上的玻璃板

夏学军

在一个平台上,有人问:为什么以前的人喜欢在桌子上面放一块玻璃?这个问题热了起来,好多人跟帖留言。

问题很有趣,这的确是时代感的细节。对于60后、70后来说,家里书桌上如果没有一块玻璃板是不完美的,办公室桌子同样压上一块,也算是“高配”了。

回忆当年,家里条件并不好,能拥有一张书桌,而不用趴在炕沿、缝纫机上写作业,对我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随着我弟弟妹妹陆续上学后,父母意识到必须得有个学习的地方了,于是父亲求人打制了一个长长的木书桌,放在窗台下原来放缝纫机的地方。我们兴奋极了,抚摸着崭新的桌面,不停地抽拉着抽屉,爱不释手。可是还没等父亲给它铺上玻璃板,“手欠”的小弟就在光滑的桌面上,用铅笔刀划出了痕迹,虽然父母没说什么,但遭到我和妹妹的数落。没出三天,父亲就搬回来三块玻璃板,没错,是三块。

父亲先给书桌铺了一层绿色毛毡,说绿色保护视力,然后把三块玻璃板依次铺在上面,我们仨一人一块,便是各自的学习区域了。铺上玻璃板的书桌变得更漂亮了,现如今看来就像手机壳一样,两者有着相似之处,既有保护的作用,也更美观。没想到的是,这块玻璃板被我们仨演绎得出神入化,成为一方精神领地。

我的玻璃板下,压着明信片,明星照、崭新的压岁钱、手写的名人名言,还有各种小纸条,觉得应该保存起来的东西,都放在那里,相当于现在的电脑收藏夹了吧。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我和妹妹共同捡拾的那一

块枫叶,我俩一起挑出最绚烂夺目的几片,小心翼翼地压到玻璃板下,第一次做出“限量版”叶子书签,将它轻轻夹到课本里。当得知邻居发小阿春要搬家了,我俩相约去公园拍照留念,阿春还在照片后面写上几个字:友谊长存!这张照片压在玻璃板下,年少的时光被定格,直到如今这张照片还保存在我的相册里。

妹妹喜欢搜集糖纸和邮票,玻璃板下面花花绿绿的甚是好看,左侧是糖纸,右侧是邮票,泾渭分明,摆放得整整齐齐。每有新收获时,妹妹轻轻抬起玻璃板,喊我或者弟弟过来帮忙扶着,自己慢条斯理地抚平、放好,一如她的性格,缓慢、谨慎。

弟弟可没有我俩那么有小情调,他喜欢画画,压的全都是他的画。没有油画棒、水彩、彩铅,只有一根铅笔作画。弟弟笔下的动物、人物、车船、风景,活灵活现,而且不是临摹,完全是创作,任谁见了都忍不住夸上几句。弟弟是有些艺术天分的,父母也着重培养,长大后果然考上了美院,然后从事一份与美术相关的工作。

那时候还没有坚固的钢化玻璃,普通的玻璃难免被重物砸碎,母亲使用透明胶带粘上继续使用。书桌已成为家里最有文化氛围的角落,从一开始摆放的小书架,逐渐增加了英语复读机、录音机、电子钟、护眼灯、地球仪、台历,一件件物品,有一个时代的审美痕迹,也有父母的殷切希望在里面。

普通平凡的玻璃板,更像是一个时间的容器,一个回忆的港湾,一个故事的载体,它陪我度过的那些日夜,见证了我们的成长与梦想。